

一個消失的小軍校

· 饒遠平 ·

空軍幼年學校（一）

中華民國空軍幼年學校創建於民國二十九年，今年正逢八十週年校慶。學校早於四十二年前的民國六十七年結束。這所在大陸招收了六個期班、在臺灣招收了十八個期班的小軍校故事，可能已漸漸被國人所淡忘，即使這樣，但身為空軍的一份子應該要有所認識，從政府遷臺後的七十年間，大都是由這所小軍校培育出的空地勤人員，來捍衛著臺灣領空的安全，實踐我空軍的忠勇軍風。

接續會區分「創校時期的四川蒲陽幼校」、「在臺東港大鵬復校的空軍幼年學校」及「空幼校友會」三個階段撰寫，讓今天的空軍軍人對空軍幼年學校的歷史及其對國家的貢獻能多點了解。

創校時期的四川蒲陽幼校

自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奮起迎擊日本空中寇盜，在保衛領空的多次戰鬥中，竭盡全力，奮起抗敵。至民二十七年十月的武漢保衛戰結束，戰區由沿海內移，更突顯制空

權在戰爭中重要性，我空軍數量不足的弱點愈加明顯地表現出來。

在戰前，中國空軍飛行員主要依靠杭州笕橋航校培養，學生來源則部分從陸軍官校遴選運動健兒、部分來自民間大學和高中畢業生。上述學員普遍存在年齡較大或身體較差的弱點，執行飛行任務的耐力及戰鬥力不夠堅強，如持續這種招生辦法難以保證航校有充足而合格的飛行生來源。

為壯大我空軍力量，考慮長期抗戰的需要，且鑒於西方強國多從少年中培養軍事飛行人員的經驗，民國二十八年參謀總長白崇禧和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委員張治中等人建議成立空軍幼年學校。精選十二至十五歲，體能、資質各方面優秀，小學畢業的少年兒童入學，施以六年中等教育及奠定學飛基礎所需之各種訓練，強化體能後直升航校學習飛行。經慎重考慮，航委會選定保定軍校第三期出身，曾在美留學的汪強將軍任教育長，主持建校籌備事宜。

汪強教育長於勘定校址時，曾首

先考慮成都，後改定灌縣風景區。但實地視察時，當地人士以目標太大，害怕引來敵機轟炸，危及川西灌溉樞紐的都江堰，且在此風景區耗費巨資，有違勤儉節約原則，最後在黨國元老任覺五先生幫助下，擇定灌縣東北的蒲陽鎮租賃當地豪紳唐家五個院子及道觀大明寺現成房屋作為校舍。直到民國三十年秋季以後，為接納逐年之新生人學，始陸續建築新校舍，本勤儉節約之原則，就地取材，如大禮堂亦不過是竹筋泥巴牆、稻草頂，卻是精心設計，井然有序，培養空軍之雛鷹搖籃由是興焉。

蒲陽空幼招收第一期新生的通告，是在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公布的。總共招生三百名，設招生委員會總管其事，分重慶、成都、昆明、貴陽、桂林、芷江、衡陽、南鄭八個考區進行，各設招生站具體經辦。招生採公開進行的方式，報名只規定年齡限制和學歷、健康要求，無其他限制。報名後進行體檢、筆試和口試，最後張榜公佈錄取名單。

以後從民國三十年至三十四年，招收二至六期新生，辦法亦均相同。唯考區設置數目略有增減，設點地因戰爭形勢變化略有變易，招生人數五、六期各增為五百人之多。當時少年

兒童報考情況至為踴躍，都懷著救國家、救民族，當一名飛行員，打敗日寇的雄心壯志，盼望能獲得錄取。而事實上這種嚴格的報考錄取辦法，確使不少一心報國的少年兒童，不能實現當一名空幼生的心願，但卻保證了幼年生的素質。

爲了使學生學習好各門課程，教育長經由各種管道，從全國各地以至南洋，禮聘有經驗的校長、名教師、教授來校主持教務和擔任課程。在他的重視下，當時空幼好些課程的教師就是本門教科書的作者。有陳充恩這樣知名的教育家，楊承元、傅簡克這樣的名教授，音樂家王雲階、武術家張英健、畫家譚學楷、書法家吳丈蜀、作家牧野、童軍教練鄭子超等先後來校任教，其中許多與空幼同終始，堪稱一時之選。

學校的教育方針和第一任教育長汪強將軍有著極大的關係。畢業於保定軍校第三期砲兵科，後赴美留學就讀內史維爾州立大學。民國十六年返國，任長沙青年會總幹事。抗日戰爭前，於南京陸軍軍官學校出任該校體育總教官及至「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赴蘇州前線任砲兵總指揮；後又擔任湖南省傷兵管理處處長，迄至籌建空軍幼校。這一不平凡的經歷，造

就了他多方面的才幹與能力，能準確抓住培養空幼學生成爲飛行員的教育方針：，首先以空軍先烈高志航、李桂丹、閻海文等事蹟來啓發愛國情操、民族自覺、大無畏犧牲精神教育。

六年的學制中，初、高中各三年，除一般的學科外。初中階段按童子軍教育規定，學習野營、徒步行軍、識別地形地物、旗語通訊、星象觀察等科目。在勞作科目中，學習基本木工、金工技術，同學們製作的飛機模型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高中階段，由飛行軍官講授航空知識、飛行原理、氣象學和空軍戰史等科目。每週一次的滑翔課深受同學喜愛，可謂中國滑翔運動之先河。

汪教育長十分重視學生的全面發展，他從國內各高等院校聘來名流學者，舉辦專題講座，開拓同學新知，以彌補課堂教學之不足。學校鼓勵學生對科學、藝術等興趣，成立了各項社團，讓學生學習發揮所長，又特別重視體育運動，創校之初即由同學設計施工、自行勞力興建游泳池，讓大人在此學會游泳後於蒲陽河大顯身手。幼校的籃球有多支隊伍，戰果享譽成都、重慶兩地，是同學們至今津津樂道的往事。藉此，耳濡目染，潛移默化，與管教訓三方面的教育相配合

，最終使學生達到德、智、體、群諸方的均衡發展。

在校期間，馮玉祥、白崇禧、張治中、李濟深等軍政領導人及美、蘇國際友人相繼來訪，對學校教育、訓練、學生精神儀態，多有好評。

五個寒暑過去，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對日抗戰勝利，政府有將空軍幼年學校遷移南京之議，遂停止招生。當時幼一期已提前畢業（改五年制），在校仍有二至六期學生，並恢復六年制繼續施教。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幼二期畢業，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幼三期畢業。眼看幼校教育的成果即將展現之際，因國家局勢遽變，學校奉命進行遷臺作業準備，並於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先從灌縣蒲陽場，遷移至成都太平寺（原空軍通訊學校校址），與原設於四川銅梁之「空軍入伍生總隊」合併改稱「空軍預備學校」作爲遷校臨時待命之處。

原空幼校四、五、六，三個期班學生則由預校之原入伍生總隊幹部接管，形之於往後的管、教、養、訓諸方面，與之前蒲陽場有相當大之差距。因時局急遽惡化，學校經費拮据，在校之三個班次學生，因受大環境影響情緒急躁，自難安心求學，終引發學潮事件，並造成許多同學遭受開除

。致短見之輩懷疑國家耗此巨大財力是否值得，更懷疑幼校學生將來畢業其服務精神能否達到理想。空軍幼年學校便在此輿論影響下，遭到結束之命運。民國三十八年六月遷臺至東港大鵬灣基地，動身前遣散不願赴臺的各期同學近七百人。遷臺後的同學則繼續實施教育，直至民國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幼六期畢業，學校也就隨之結束了。總計一至六期招收入學一千九百六十八位同學，完成學業而畢業的有一千零四十二位同學。

遷臺的蒲陽同學，自幼校畢業的一千零四十二位同學中，有九百四十四位進入空軍官校學飛，總計有三百六十二位完成飛行訓練，四十多位成為領航兵科，其餘六百多位分別轉入機、通及其他專長兵科，亦有多位考入民間大學或陸、海軍官校就讀。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奮鬥，最後在軍旅中獲晉將軍者計五十七人。其中晉升上將者有四人，分別是一期趙知遠曾任副參謀總長、副部長，華錫鈞曾任航發中心主任，三期林文禮曾任空軍總司令、參軍長，六期唐飛曾任空軍總司令、參謀總長、國防部長、行政院長；難能可貴的是在地勤軍官中計有王石生中將，虞尙仁、杜劍青、高愉生、劉宗本、榮光、韋有鵬、

范岌熒等少將；另有在國安局任副局長的王誼中將、在情報局任副局長的吳萬鍾將軍、在海軍的陳重廉將軍、在陸軍的曹興敏將軍等。

除在軍方傑出的蒲陽校友外，在民航界則有近百人任機師及許多學者、科學家 and 各行專業的領導人、亦有一定居海外的同學從事科研文教及經商成功出類拔萃的也為數不少；留居中國的蒲陽同學中有位居院士、科學家，中、大學校長、院長等職。有近三百多位同學被評為正、副教授和其他高級職稱，亦有在政府、部隊、醫院及企業體任職的領導幹部。

其中長空勇者，獻身雷虎享譽國際的蒲陽空幼菁英計有十一位，梁龍、唐毓秦、周林峰（殉職）、黎國華（殉職）、許大木、張復、李學禮、呂廷文（殉職）、李南屏、袁行遠、席德隴（殉職）。

而特殊任務部隊的蒲陽空幼戰士有偵照部隊的王天保、王太佑、陳書澤、宋俊華、鄒寶書、陳懷（殉職）、林佐時、王兆湘（殉職）、梁樹權（殉職）、馮紀、何建彝、吳光宇、張瑞、鄭國維、孫梓華、唐普慶（殉職）、吳寶智、余錦澤（殉職）、唐剛正、陳桂清（失蹤）、王錫爵、曾祥華、余建華、李南屏、金懋昶（殉

職）、施啓曙；黑蝙蝠中隊有聶經淵（殉職）、戴樹清、李功鑑、李宏愼、許懷勳、馬甦（殉職）、蔡文韜（殉職）、岳昌孝（殉職）、沈裕立（殉職）、葛光遠（殉職）、曾德成（殉職）、庾傳文、鍾書源、許文貴、龍秉富、趙彥飛（殉職）、王振輝（殉職）、李金鉞、王錦南、何光昭、盧維恆、李德元、黎苦強、葉震寰（殉職）、劉抑強（殉職）、夏福瀛（殉職）、趙成就（殉職）、薛登舉（殉職）、蕭建高（殉職）、歐陽可儉（殉職）、徐啓信（殉職）、嚴中（殉職）、馬文援、楊黎書、呂錫雄、熊民壽、金宗鑑、汪國勳、沈康侯（殉職）、李文駿（殉職）、王守信（殉職）、王川高（殉職）、鄒立徐、楊美安、陳典聰、黃滌生、孫材敏、朱壽康、黃志模、劉鴻翊、王國璋、楊傳華、何祚明、范元俊、劉厚生、黃放夷；黑貓中隊則有鄧耀華（殉職）、華錫鈞、王太佑、陳懷（殉職）、張立義（擊落被俘）、王錫爵、劉宅崇、李南屏（殉職）。

捍衛臺澎奮戰長空空戰勇士群像係戴樹清、華錫鈞、王太佑、田熙三、關永華、董光興、林文禮、錢奕強、劉體權、梁龍、吳寶智、張崗陵、劉宅崇、葉李榮、劉憲武、余建華、

李南屏、歐陽漪芬、秦秉鈞、毛節盛、宋宏焱、張燄明、席德隴。

空軍幼年學校成立的宗旨是培育

抗日的空中戰士，日本在空幼人尚未學成之際，宣佈無條件投降，舉國歡欣。萬沒想到由於國共相爭，內戰使兩岸分隔，幼校遷至臺灣。遷臺初期，風雨飄搖，雙方衝突未曾停息，這邊高唱反攻大陸，那面高喊血洗臺灣；倘無韓戰，有美國第七艦隊的協助，很有可能要面臨血洗的命運。韓戰給予臺灣喘息與整軍經武的契機，也給予中共壯大海空軍和實戰的機會。

民國四十二年，我蒲陽空幼的飛官們已全部投入飛行線，而中共的三軍也加緊準備，大有隨時渡海的可能。制空權的爭取是臺灣存亡的關鍵，在這制空權的捍衛中，我蒲陽空幼三百六十二位飛行、四十餘位領航兵科同學中，為國捐軀者多達一百四十六位。臺灣幸賴有英勇的空軍戰士，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奮戰長空，而其中多為我蒲陽空幼人，他們奮勇迎敵捍衛了臺澎金馬，保存了中華民族的民主自由，營造了進步和繁榮，進而促成對岸的改革和開放，對國家民族而言，他們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犧牲的空幼戰士更是應該名留青史，我們應一起向他們敬禮。

換個跑道再起飛

那天，我在捐血中心，無意間看到許德英老師「『血債血還』的報恩」宣傳短片，我的眼眶紅了。

「我是F-5戰機飛官，那天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我在臺南新營上空，與一架中興號教練機相撞。當我清醒的時候，我發現周遭都是不認識的人，我就覺得很奇怪，我的飛機還沒落地，怎麼會躺在這裡？接著一股劇烈的疼痛，從腳傳上來。當我低頭，看到我的左腳不見了，我大喊，我的左腳呢？然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發生了空難，接下來要面對殘酷的後果。」

空難造成許德英老師腦震盪、血氣胸、脊椎裂損、左手肘、右膝蓋、左大腿、左小腿嚴重骨折，前後開了十四次刀，切除左腿，才撿回一命。許德英老師住院治療二十個月，雙臂撐著拐杖，走出醫院後的第一站，不是回家，而是到臺北空軍總醫院捐血，他跟護理人員說，「我不是來捐血的，我是來還血的。以前我只捐過兩百五十CC，後來因為飛行不准捐血，就再也沒捐過了。可是我一下子用了人家七千CC，要還給人家，

許德英老師

· Vera ·

所以退伍前，我都到空軍總醫院去還血，退伍之後，我就固定到捐血中心。三十五年來，我總共還了超過十萬CC的血，連本帶利都還了，這就叫做受人點滴，湧泉以報。」

許德英老師出院後的第二站是坐火車到新東國中，感謝他的救命恩人湯立新老師和蘇瑞菊校護，「我很幸運，要是沒有湯老師和蘇校護幫我止血、急救，我這條命大概就沒了。」

許德英老師，曾經的傲骨飛鷹，並沒有因為天空奪走了他一條腿而減少對飛行的熱愛、對天空的嚮往；反而，投入飛安研究，希望盡一己之力，讓飛行更安全，他說，「從今天開始飛行安全就是我的終身志業」。

我從沒想過，在飛訓中失去左腿的飛行員，竟然還可以用這種方式，繼續守護國家的領空；我也沒想到，事故之前，熱愛運動的許德英老師，竟能在裝上義肢後，站上殘障奧運的國際殿堂，為國爭光。

許德英老師用他的人生讓我看到，從戰機上摔落的折翼英雄，憑藉著勇氣與堅持，換個跑道，也能再次起飛，飛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